



小说
·
文
·
界
·
库

xiaoshuo

jie

无字

wen

张 浩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王肇岐

封面设计：袁银昌

无 字

张 洁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：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邮件：cslcm@publicl.sta.net.cn

网 址：www.slcm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1 插页 2 字数 239,000

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,000 册

ISBN 7-5321-1883-5/I·1517 定价：15.00 元

如有质量问题，请与厂质量科联系。T：56628900×13

“小说界文库”编委会

主 编	江曾培		
副主编	邢庆祥	郑宗培	
编 委	孙 颙	江曾培	邢庆祥
	郑宗培	左 泥	张 森
	魏心宏		

出 版 说 明

“小说界文库”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重点丛书，出版当代作家的小说力作，展示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的实绩。凡在我社发表、出版的具有高水平的小小说创作均可收入。

“小说界文库”包括以下系列：

长篇小说系列

中短篇小说集系列

年选系列

专题选系列

微型小说系列

“小说界文库”设编辑委员会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88年12月

——献给我的母亲张珊枝

第 一 章

—

尽管现在这部小说可以有一百种,甚至更多的办法开头,但我还是用半个世纪前,也就是一九四八年那个秋天的早上,吴为经过那棵粗约六人抱的老槐树时决定的,将来必定要为叶莲子写的那部书开头。

“在一个阴霾的早晨,那女人坐在窗前向路上望着……”只这一句,后面再没有了。

这个句子一摆半个世纪……

二

她为这部小说差不多准备了一辈子,可是就在她要动手写的时候,她疯了。

也许这没有什么值得遗憾的地方,个案,不过与造就那个案有关联的事物才有意义,对他人,比如说读者又有什么意义呢?

而且这件事也不值得大惊小怪,每时每刻有那么多人发疯。事实上你并不能分辨与你摩肩接踵、甚至与你休戚相关的人哪个精神正常,哪个精神不正常。

但吴为的疯却让人们议论了很久。

当然这不仅和她是一个名人有关,还因为她从小到大、一言一行总不符合社会规范。在她那个时代、那一代人中间,甚至说是很不道德。哪怕与她仅有一面之交的人,也能列举出她在这方面的种种败行劣迹。虽然现代人会对此不屑一顾,不屑一笑。

所以她的疯,在疲软、需要靠不断制造轰动效应来激活的人际关系,实在是个再好不过的谈资,至少有那么一会儿显得不那么萧条。

在她发疯之前却没有显出蛛丝马迹。

相反,据她的一些朋友说,她甚至活得意趣盎然。

就在不久前,由她出面为一位年逾八秩、门前车马稀落的前辈,安排了一个生日聚会;

她刚从西藏旅游回来,给每个朋友都带了礼物,那些礼物品味不俗,总能引起朋友们的意外喜悦;

还给自己买了一套意大利时装,据说价格不菲;

又请了几次客,并亲自下厨,偶尔露峥嵘地做了一两个菜,在她并不稳定的厨艺记录上,那几道菜肴的口味真是无可挑剔;

还有人说,在一场盛大的、庆祝什么周年的文艺活动中看到她,装扮得文雅入时;

……

一个要发疯的人,怎么可能对已经沦落到不三不四的日子,

还有这样的兴味？

在别人看来，她的发病实在没有道理，不幸如叶莲子者并没有疯，吴为疯的是什么意思？

虽然她发病的那天早晨，有个记者打过一个电话，开门见山地问：“听说你有个私生子？”

她语焉不详地放下了电话。

想不到三十多年后，还有人、特别是一个男人，用这个折磨了她一辈子的事情羞辱她。

但她已不像三十多年前，胸脯上总像烙了一个大红 A 字、赤身裸体地面对众矢之的，任人笑骂羞辱那样感到入地无门了。

要是这样的羞辱能解救她反倒好了，惨就惨在她的伤痛，是这样的羞辱既不能动摇，也不能摧毁的。

有多少年，她甚至期待着这样的羞辱，以为如此可以赎去她的罪过，按照以毒攻毒的赎罪理论，总有“刑满释放”的一天。

这种电话算得了什么！比这更惨绝的羞辱她忍受了几十年，可她的灵魂从未感到轻松，没有，一点也没有。不但没有，反倒越来越往深处潜去。

有那么一天她豁然开朗，便不再空怀奢望，撑起心肠归置好她的万千烦恼，明明白白地留下一处规矩方圆的地方，端端正正地安置好这只能与她同归于尽的耻辱。

每当想起这些，她的眼前就漫起一片暝暗、混沌，在那暝暗、混沌之后，一道咫尺天涯、巨无尽头、厚不可透的石墙就会显现，渐渐地又会有一束微光射向那石墙的墙面。

那束微光的光色，与叶莲子去世数天后，她看到的那缕暗光

的光色分毫不差。按照一位据说是能开天眼的高人指点,在那个凛冽的冬日、趁黑夜尚未交割清楚的时刻去到天坛公园,并在那几百年来不知存储了多少奇人脚步的小径上留连,一板一眼地按照那高人的指点,应在受到无论什么由头的惊吓时猛然回头——突然,她被凌空飞来的一嗓剧咳吓得一惊,回头一看,果然有一缕暗光在她身后一闪即逝,据说那就是母亲对她最后的关爱、眷顾。

回家的路上,天色仍旧晦暗,她走在行人还很稀少的路上,仰面朝着黑暗的天幕。那时,只有众生头顶上的苍穹才能安慰她的创痛,且得是不见光明的晦暗。除了这晦暗的苍穹,一切离她都渺远得不可企及。

走着、走着,她猛然看见天幕上忽然出现了一个大大的“恕”字。

这个“恕”字,是她很少想到、也很少用到的一个字,遍查她所有的作品,的确很难找到。

恕字和谅字不同,它只能解释为对他人所犯之大罪,与以牙还牙的极端态度所持有的另一种极端态度,如宽恕、饶恕、恕罪等等。那恰恰是叶莲子的典型语言,是她从幼年时代就沦落于苦难之中学会的第一课:如何掂量这个世道的轻重。

这不也是对吴为不孝的回答?

在重要的关节上,吴为总能于冥冥中看到什么文字或是形象。

好比她每每面对那石墙,便会在溟濛中看到有铭文在那墙上时隐时现,铭刻着与她休戚相关而又不可解读的文字。起先那铭文像是刚刚镌刻上去的,然后经雨雪风霜越来越深地蚀入石墙,倒好像那石墙如血肉之躯在不断生长,渐渐地将那些文字

嵌入自己的身躯。

那是一种莫测的，说有形又不可见，说无形又很具体的力量，日夜镌刻不息的结果。

之后，她安安静静地吃完了一顿包括一片起司、一片抹了黄油和果酱的土司、一杯咖啡和半杯（盒子里只剩下了那么多）牛奶、一只很大的梨，然后去厨房洗刷她用过的餐具。

她刷得很仔细，连叉齿中间的缝，也用洗洁布拉锯般地擦了很久。

到了二十世纪末，除了英国的皇家御厨、已经寥若晨星固守旧日品味的高档饭店、或是某个冥顽不化的贵族之家，还有多少人在擦洗餐具的时候，擦洗叉齿中间的缝隙呢？

可能因为她是作家，对细节有着非常的兴趣。

当初，从方方面面来看，胡秉宸和吴为还分别处在两个极端到绝无碰撞可能的地界的时候，吴为正是惊鸿一瞥地从胡秉宸一个站立的姿势断定，总有一天，他们之间必有一场大戏上演。

而胡秉宸的触点却截然不同。他对吴为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，首先认识的是她的舌头。

事实上隔着那么远的距离，即便不在茫茫的大雪中，他也不可能看见吴为的舌头，但他日后一直固执地坚持，他看到了她的舌头。

在二十多年前那场茫茫的大雪中，四野空寂无人。

胡秉宸走在五七干校的田间小路上，享受着“独自”的自在，却迎面撞见一个女人站在旷野里。

像大多数有阅历的人那样，他已经非常习惯于在大庭广众之下扮演一个角色。既是角色，就有演技的上下高低。

但他自己也不甚明白，如他这种背景的人，大方向尽可无穷变换，而诸多最具本质意义和再生能力的细节，却难以泯灭。即便有所改变，也不过是一时一事的权宜之计，也可以说是一种自觉或是不自觉的韬晦。一旦环境有变，仍会还原旧我。由于他的执着或软弱，清醒或迷茫，不论旧我或角色，都已深入骨髓，有时连他自己也难以区分，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自己？

好比对“独处”的这份心领神会。

那时，他刚刚从“文化大革命”强加于他的种种罪名中解脱出来。

飞旋的风雪挟裹、抽打着他，如置身于冬的沐浴，连心脑脏腑都感到一番略带刺疼的洗刷。他一面享受着这沐浴带来的洁净，一面眯着眼睛回想历次政治运动，因了他的睿智、严谨，更因为他的幸运——纯粹是他的幸运吗？从未伤及皮毛，唯独“文化大革命”未能幸免……

在这之前，也不是没有过独处独省的时刻，但他的思绪总是零乱驳杂，而这一天却流畅顺达。也许那一日四野飞絮、渺无人际、天地间有一种混沌初开的气势，面对混沌初开的浩渺，难免让人生出沉潜其心，细说从头的心思。

要是人们以为他在怜惜抚爱自己可就小看他了，像他这种从小就在“场面”中浸润的人，这一次落难真算不了什么。

出于对历史的爱好，他禁不住把纵横上下几十年的经历，做一个宏阔的题目来温习。

他不曾意识到，这温习早已成为一部乐曲中的主旋律，曾在、也将在他生命的每一个乐章中反复出现。

每一次出现，都像《命运交响乐》中那几声敲打命运之门的重击，反复地叩问着一个世纪的疑惑。

或许他本就是那疑惑中的一个部分，这温习也就始于疑惑，止于疑惑，终究不得其解。长期处在“剪不断，理还乱”的状态。

一阵劲风平地旋起，在风雪的挟裹中，他平添了身不由己、漂浮悬坠的感觉。

从幼年时代起，抱负远大、方方面面也堪称卓越的胡秉宸，不得不在这风雪的挟裹中，发出“嗨”地一声长叹。

也许因为他的漫想。

也许因为那雪，他突然想起祖宅里那几棵腊梅，以及腊梅散发着的淡极、并沁着泥绿色的幽香。

那祖宅早就隐去，就像从未存在过地消失在他以后的空间里。可彼时彼刻，他却毫无道理地想，他没有在那宅子里白白生长。他的作为，他的遭际，似乎与那老宅子不无关系。

否则当时也不会有一份心情，正是这一份心情才使他对迎面撞见的那个女人发生了兴趣。

纷纷扬扬的大雪模糊了她的身影和她身后的老树、丘陵，丘陵后的山峦、灌木、田野。他只注意到她奋力向上延展着躯体，长伸着舌头，专心致志地去承接那根本不可能接住的雪花，却没有注意到当所有的“五七战士”都在这个大雪纷飞的日子，偷得一日闲地拥在炉边取暖的时候，这女人却悠哉游哉、独自潜入雪

裹那份“野渡舟横”的情致。

他马上拐入另一条小路，爬上一道小丘，在确信无人发现的情况下，对这个景致注视了一会儿。

从田埂上跑来一只摇头晃脑的狗，只见她弯下身子，在雪地上拢起一捧雪攥成雪球，向那只狗打去。她没有打中，狗儿却兴高采烈地欢叫起来。

她似乎也没有想要打中的意思，只是因为这雪、这狗、这一无人迹，才想攥一个雪球。

有那么一会儿，他也涌起一阵冲动，想要攥个雪球向她甩去，而且一定甩中。

随即又摇了摇头，觉得自己实在荒唐。

然后嘴角上带着一抹连他自己也不甚察觉、了解其含义的笑意离开了，随即也就忘掉了这个大雪纷飞的日子，和雪中这个独一无二、不意之中闯入他视野里的女人。

不过他小看了那一个雪日的经历。

只有在和吴为后来的邂逅中，这个雪日的情景才回到他的记忆中来，并常常用来佐证他对她的爱始自彼刻、年深日久、源远流长，而并非因为后来吴为地位的变化。

这种情况时有发生：如果人们把一件子虚乌有的事情翻来覆去地想了又想，最终就会为那事情找到一个他自己也深信不疑的源头。

而这的确是个很好的铺垫。

至少说明他对她的“印象”从彼而始。

三

同样，吴为这个擦洗叉齿的细节就有点耐人玩味。

四

正在她擦洗叉齿间的那些算不得污垢的污垢时，电话又响了。她想，可能又是那个记者，便有了准备地去接那个电话。

但不是那位记者，而是一位久已不见的、胡秉宸的熟人，他又说天气又说股票又说儿女们的出息……突然猝不及防、又并非十分意外地向她一袭“有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说，不过我是不相信的……大家都说你把胡秉宸一脚踹了，又嫁了一个比他有权有势的人”。

开始她还真以为是误会：“人们是不是听错了？把胡秉宸再婚当成了我？”随即想起她不是第一次听到这样有谋有划的流言了。

更还有一种说法是：她长期滞留国外，又嫁了个老外，她是彻底地把胡秉宸抛弃了，所以根本不给胡秉宸写信，他连她在国外的行止都无从得知。

难道他多次要求离婚，乃至到了叩首相求、言称全家老少将会为此感谢她大恩大德的信，没有寄到她的手中而是寄到外星去了？幸好她把那些信都交给了律师，可她有必要让律师将那些信公布于世，或是影印给所有认识他们的人吗？

而她不正是为了逃避胡秉宸蓄意制造离婚口实，哪怕一个茶杯放得不是地方，也成为闹事的借口，才不得不效仿当年的托

尔斯泰，逃离在外、有家不能归的吗？

在一个家庭里，如果一方配偶已经打定主意要离婚，那么，比之一个茶杯放得不是地方的细节实在太多，太不胜枚举。对这样的不胜枚举，吴为这种只有小聪明、胸中却无大略的人，是太缺乏胜任的能力了。除了逃遁，三十六计走为上计，还有什么盾牌可以抵挡？

胡秉宸要求离婚，自然有他要求离婚的道理，但这无论如何只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事！

她到底嫁了一个比胡秉宸更有权有势的人，还是嫁了一个老外？

可惜她太老了，否则他们说她当街卖淫也未可知。

在胡秉宸和她离婚以后，不知道谁在运作这样的舆论，沸沸扬扬，很有成效。

这就是她在和胡秉宸近三十年的关系中，甚至他们离婚以后，事无巨细都得面对的局面——永远处在四面埋伏之中。

第二章

—

难道是白帆？

在白帆又反过来成为他们之间的第三者；而吴为也明明白白地知道胡秉宸和她离婚，不过是为了和白帆复婚之后，并没有像白帆当年整治她那样，对白帆以牙还牙，制造社会丑闻，发动一次又一次全方位的围剿。

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。她现在有了这个条件。

她也没有拖住胡秉宸不放，在时间上，比之白帆和胡秉宸她也有这个优势。

不，她没有。而是白白地拱手把胡秉宸还给了她。

何止如此！

吴为至今还保留着胡秉宸在和白帆离婚过程中，写给中央某位领导同志、细数白帆种种历史道德劣迹的报告，蝇头小楷，洋洋三大页。在这个报告中，白帆的形象不但不比吴为贞节清

白,可能还不如吴为。

在党内兢兢业业做了一生的胡秉宸掂量得很清楚,那可不是和女人调情的情书。他可能对女人们撒些无伤大雅的小谎,但绝不会对一个中央领导人、对法律撒谎。所以那蝇头小楷虽小,每笔每划犹如袖中小刃。

如果说胡秉宸真对白帆有过什么伤害的话,比之这个报告,那些伤害真是九牛一毛。在他们同居后的漫长岁月中,凡是白帆那样一个人——在吴为至今还保留着的、胡秉宸写给她的哪些情书中,他不是一次地说到“白帆是一个无赖,他们全家都是无赖”——对胡秉宸所做的一切,终于让这一纸报告彻底扳平。

随着时间的流逝和观念的改变,这份报告中所列举的桩桩件件,早已不再成其影响,但认死理的白帆,还会感到非常的痛切和非常地在意。虽然她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前程可言,并早已从岗位上退休下来,至今仍然认为,中央某个人的某个态度,对她的命运还有举足轻重的作用。至少对她即将盖棺定论的一生,大有功亏一篑的负面影响。她无法像吴为那样,对盖棺定论的神圣,采取那种没脸没皮、玩世不恭的态度。

而且,对于直到现在还不忘拿着私生子的问题,以及“破鞋”、“婊子”这一类字眼,时不时向吴为刺出一剑,以证明自己贞节的白帆,胡秉宸的这个报告,不但会使她丧失这些最具杀伤力的武器,还会活活地剥去一直戴在脸上、可以在众人面前、特别是在吴为面前扮演节妇烈女的面具。

……

即便如此,吴为也没有像当年白帆广为散发她的“材料”那样,把胡秉宸留在她这里的,写给中央某领导,细数白帆历史、道